

莆田縣志

PUTIAN XIANZHI

元末莆田的亦思法抗兵亂(草稿)

(反侵略反壓迫鬥爭史資料之一)

內部資料
定期收回

莆田縣縣志編集委員會

1963年11月

元末莆田的亦思法抗兵亂(草稿)

很多人還記得莆在元初有唆都的屠城，而不知道莆在元末還有亦思法抗的兵亂。

明嘉靖末，福清郭造卿在「閩中分處郡縣議」中曾說：

「考閩諸政隨破未有興化者。至元十餘年間，土酋引夷讎殺而陷路城者各三四次，流毒福清惠安數百里爲墟。」①

由此可見元末莆田所受的兵災是很嚴重的。而在弘治興化府志中，只有零零碎碎的記載。例如說：

「林孝子祠男舊在義門，元季燬于兵。」②

「至正二十年，山寇暴發，仙遊縣學碑刻祭器焚毀殆盡。」③
而不辨其爲何兵何寇。再看乾隆仙遊縣志所載：

「縣署于至正十二年寇燬。」④

「城門四座亦于同年兵燬。」⑤

如上所述，都是語焉不詳，原因由於「元不修縣志，一代事無所考」；「屢經兵燹，典籍殘缺」。所以在修志的時候，唯有因陋就簡，採元史，考廟記，掇瑣碎問題識，以略補一二，而其余皆缺了。⑥

我們由私家譜牒中尋出一些線索：

莆城書倉房鄭氏族譜云：「第十四代伯襄公居望江浦，元季回國猶獫，譜無存，辰忌失記」。

澄渚俞氏族譜云：「大宗祠在澄渚北，元至正間阿迷里丁爲亂被毀」。

莆城刺桐黃氏族譜云：「先代有元龜公，元承事郎西浙提干，子深爲本路經歷，回回作亂，領兵捍禦，陣亡在北洋地方。」

又：「元義士呂壽公（諱祿），性豪邁，巨寇陳同肆掠，公集義兵千余，從本路總管安公寬討平有功。」（余師孔撰墓志銘）

我們閱了這幾條記載，才恍然大悟，莆在元末有回回作亂，郭造卿稱之爲「夷」，自然不是道地貨色。

爲便利起見，先談談一些簡單的事實。

(一)莆城（亦就是宋代興化軍軍治所在）初建于宋太平興國五年（980），再建于宣和三年（1121），三建于紹定四年（1231），兩次擴城，由土城一改爲磚城再改爲石城，而「北河」還在城外。由北河入城有一座寧真門，面對今天的觀橋頭，西部有一股水從洞橋流入小西湖，過觀橋頭又從水關東出，這是當時城北護城河。北門街是當時北門所在，今天所謂舊西門是宋元的西門遺址。在元末攻守兩軍，往往由舊西門或寧真門出入。⑦

(二)元代福建分爲八路，十萬戶以上者爲上路，以下者爲下路。興化僅有六萬七千余戶，列下路，路有總管一，等于宋代知軍，其佐貳官有同知、判官、推官各一。

本路統轄莆田、仙遊、興化三縣。興化一縣本在游洋設治，元皇慶元年遷湖溪，所以今天還有舊縣（亦作故邑）新縣的地名。何岩在縣西北，羣山之中有平曠沃野，有間道可以入永太縣。龍紀寺在河岩東面，在元末有數次爲注兵地點。⑧

(三)元代的泉州，外國人稱爲刺桐港。著名旅行家伊本·拔都他（摩洛哥人）以爲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商港。經常有百只巨船泊，小船不可勝數。中外旅客離華無不由此放洋，來華無不由此登岸。⑨

名貴的舶來品，如香料珠寶之類，都會萃于泉州。從北宋元祐二年（1087）起，即設有市舶司，元代用抽分法，控制國際貿易，每年獲利甚鉅，對蕃舶入口，加以獎勵；凡是諸蕃國列居東南島嶼者，「其往來互市，各從所欲，」來往自由。⑩

唐代即有回教徒由默德那到泉州傳教，在靈山留着「聖墓」的古遺跡。⑪

蒙古西征，促進中外交通，西域的回教徒源源而來，在元代稱爲色目人。元廷以少數貴族統治爲數億萬的漢人，自覺孤立，聯色目以馭漢人，就成爲一代國策。所以在各種政治或軍事機構中有不少回教徒插足

。在泉州的回教徒，則以波斯人佔多數。^⑭

因為福建是中外交通的地方，所以沿海駐有重兵，福州有十六千戶翼。泉州有上中下萬戶。輪番巡視沿海上下流的，有亳州和福州萬戶翼各一，軍隊中有蒙軍亦有漢軍。至于駐福州的只里瓦歹或哈刺哈孫千戶翼，顧名思義，自然是客族部隊。元代不信任漢人，才有客族部隊駐閩，所以後來又有亦思法杭的義兵萬戶。^⑮

（四）亦思法杭這個名詞，在弘治府志林以順傳作亦思巴奚，在皇明世法錄及明史西域傳作亦思巴罕。^⑯清續文獻通考作額實布哈。本文所採取的譯名，出于元史及屠寄的蒙兀兒史記。^⑰

其地在波斯德黑蘭南二百二十六里，有和煦的氣候，豐富的水源，肥沃的土壤，成為沙漠邊緣的綠州。從安息王朝至大食帝國，從賽爾柱克至花刺子模（一譯貨勒白彌）的統治，亦思法杭總是伊蘭高原上的一座名城，並且做過首都。^⑱

據元史的記載，花刺子模滅後，西域有伊思八剌納城酋遣使來降，時間是太宗（窩闊台）元年己丑（1219），所指的就是亦思法杭城，也就是此地商人來華時期的開始。

元代政風，尤其是末葉，是非常惡濁，吳元瀾（清代莆田人）在「玉堂書」卷一中，引褚記室的話：

「元朝末年，官貪吏污，固然不知廉恥為何物，其間人討錢，各有名目，所屬始參曰拜見錢，今謂之見面錢，無事白要曰撒花錢，逢節曰追節錢，生辰曰生日錢，管事而索曰常例錢，送迎曰人情錢，勾迫曰竇發錢，論罪曰公事錢，到任曰開手，覓得錢多曰得手，除得州美曰好地分，補得職近曰窠窟，官箴似此，亦可歎也！」

如上述雖然泛指全國，即以一縣論，亦何嘗不是官貪吏污？否則朱文鑑作重修莆田舊縣志記，何至于說出：

「莆田為里三十有四，視昔益滋，而粟米之征，鹽鉄之算，民至破產不能給。」

又何至重述父老的話。

「前令之來，吾小人催餉剝髓以事苞苴之不足，悍吏漁奪吾民，賦歛百出，誅求日至。」①

元制各路各縣督達魯花赤，以蒙古色目充任，監察地方吏治。新元史序循吏傳說，一般的達魯花赤皆不懂政治，往往「好食枉法，殺害無辜」。

仙遊縣志據遺也說，

「達魯花赤之被害于龍華（寺名）也，舊志不詳其故。通志書曰被殺，舊志曰爲草寇所殺，當系平昔憑威作虐，至賈怨而喪身也。」

這一段據遺可以爲新元史循吏傳序的注腳。

元廷所派按察人員，有下列笑話。至正五年（1345）冬遣使宣慰諸道問民間疾苦，而在江西福建民間却傳出這樣的詬誶：

「九重丹詔頒恩至，萬兩黃金奉使回。」②

一言以蔽之，在蒙古統治階級與漢族人民之間，除了民族矛盾以外，還有階級矛盾。

元初豈不是擁有雄厚的武力，也何曾把中國人民嚇倒？至元十六年（1279）豈不是全盛時代？有一個閩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惲，就看出統治危機，而對忽必烈坦率地報告。

「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，自平宋以來，官吏貪殘，山寇往往嘯聚，愚民蟻附。」③

到了末葉，階級矛盾自然是更加尖銳化了，無須另舉全省，但以仙遊來說。

至正十二年，有陳君信起義攻入縣城。

十四年夏，有劉廣仁由安溪來（安溪人李大和南安人呂光甫聯合起義，派廣仁進攻莆仙），又攻入縣城，抓到了個倒剌沙，上文所謂見殺于龍華的達魯花赤就是他。劉廣仁又來攻莆田城。

行省當局怎樣應付農民起義？已不能專靠一個福建元帥府經歷高本祖以對付陳君信，或專靠萬戶成三寶和同知官保以對付劉廣仁，而還要莆仙民兵協助。組織民兵者，莆田有陳孫通、許必珍、黃德寶，仙遊有

謝必恭。實質上，民兵就是地主階級武裝。本來蒙漢之間，有民族矛盾，然而到了元末，有些漢族地主，看見農民起義，心驚胆戰，平昔武斷鄉曲，豈不會成為階級鬥爭對象，而與蒙古王朝同歸于盡？為保護自己的身家，就不談民族氣節，寧願作外族鷹犬了。南人在元代，連芝麻官都不容易得到，謝必恭與農民軍兩次作戰，都露出頭角，他的功牌，是以人民的血寫出的，就取得蒙古主子的器重，而榮任仙遊縣尹。

這個時期正在沒落中的元代統治階級陣營里面，也起着複雜的分化作用。

至正十七年（1357），亦思法杭義兵萬戶賽甫丁及阿迷里丁据泉州。

据屠寄家元兒史記陳友定傳，賽甫丁是波斯船商，互市來泉，助攻土寇（協助行省鎮壓農民起義），得到了義兵萬戶。有了兵權，看見四方兵起，就搞出叛變來，這是色目與蒙古的矛盾。

至正十八年，福州省憲間發生衝突。所謂省，是行省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兒。所謂憲，是廉訪僉事般若帖木兒。這是福建行政首長間的矛盾。

普化帖木兒想利用兩個人。一個是做過江浙行省平章的三旦八，出師饒州，「貪財玩寇，久而無功」，便自稱調任福建來，為般若帖木兒所彈劾，「拘之興化路」。蒙兀兒史記把這句話這樣解釋，就是要他戴罪立功自贖。另有一個安童，前任興化路總管，棄官不干為道士，在莆城州峯（今雷山）下買宅居住。以上兩人，都是宣場失意，普化帖木兒叫他們召集民兵，自由行動，兩人也就躍躍欲試。

普化帖木兒為着要趕走廉訪僉事，連叛變的義兵萬戶，都可以搞在一起，叫他們帶兵到省。

如上所述，系根據圖書集成職方典興化府部紀事。蒙兀兒史記陳友定傳，却有另一種說法如下：

「普化帖木兒起前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，前總管安童討之（討賽甫丁）。賽甫丁賂亦思法杭酋阿迷里丁襲陷興化。阿迷里丁蓋亦船商之互市于興泉間者。」

蒙兀兒史記與圖書集成所說，事實上殊有出入，茲姑兩存其說。

至正十九年正月，三旦八自稱平章，安童自稱參政，興化路改稱分省。到了二月，三旦八自己帶兵數千人往福州，安童留守興化。

阿迷里丁也來了，名為支援福州，意在襲取興化。兵至城下，安童閉門不納，三旦八半路折回，以調人自命，竟被阿迷里丁扣押。亦思法抗軍隊由舊西門附近登城，安童帶殘兵退往何岩紀寺。

阿迷里丁據莆，將近一個月，多所騷擾，各處人民起來抵抗，阿迷里丁乃乘夜滅燬三旦八和無數子女玉帛溜到泉州去。

至正二十年，興化路推官林德隆（莆禧人）在黃石集合民兵入莆城，驅逐判官柳伯祥，不久又升為興化路總管。有一個惠安人陳從仁為同知，兩人勢不相下。

關於兩人的來歷，蒙兀兒史記這樣說，「並禦寇有功」，可能是防禦阿迷里丁的功。圖書集成說，均以積功升任總管同知，可見他們立功不止一次，一定參加過鎮壓農民起義，並且都擁有民兵，無疑地是屬於地主階級。

兩人勢不相下，而從仁挾有比較雄厚的實力，又把兄弟陳同的隊伍，暗從惠安調來，征求分省長官藏思丁的同意，乘著德隆出去的時候，把他扣留，用沙袋壓死，消弭化為灰燼。漢族地主階級的矛盾，又是亦思法抗野心家的發展機會。

林德隆的長子琪逃往福州找賽甫丁，次子瑛往泉州找阿迷里丁（這是圖書集成的記載，新元史及蒙兀兒史記以為往泉州的是林德隆的部下許瑛）。

亦思法抗兵以為奇貨可居，令林琪速回興化，在湖頭集合民兵，阿迷里丁出兵攻惠安，以牽制陳同，使陳從仁在莆陷於孤立。模稜兩可的藏思丁，就曲從亦思法抗方面的意見，把陳從仁誘殺，林瑛及亦思法抗兵，才各自退去。

蒙兀兒史記有幾句簡要的話：「同乞援于漳州總管羅良，瑛乞援于阿迷里丁及賽甫丁，兵迭至，興化大亂。」

陳司于六月間由漳州航海回來，佔領惠安，在上嶺附近據險築寨，

後來稱爲陳同關。②然後和姐夫柳伯順進兵楓亭，林琪兵敗退却，伯順乘勢窮追到吳山、下林，（吳山在舊崇福里，地近忠門；下林在舊合浦里，地近笏石）任意殺人放火，又于七月間入城，自稱興化府判。

林琪敗後，築吳山、礪前兩寨，有阿迷里丁的部將扶信來援，伯順跑到永福（今永太）去。扶信自稱元帥，琪自稱總管，阿迷里丁又于九月間派金阿里佔領仙遊，兵無紀律，幾乎是天天妄作胡爲。

然而亦思法抗巨頭間也發生矛盾。至正二十二年二月，主泉州市舶的阿巫那殺了阿迷里丁，而統率他的部隊。

蒙兀兒史記說亦思法抗爲阿巫那亦系船商，殺阿迷里丁。

乾隆泉州府志七十三紀兵云：

「至正二十二年，回寇那兀納叛踞泉州。」

吳文良先生的泉州宗教石刻引泉州回族清源金氏家譜的一段話，

「元改衰，四方兵起，國令不行，蒲壽庚媚西域人那兀納作亂。」

據桑原戴藏的蒲壽庚考第五章阿巫那作那巫那，卽那兀納，其事見黃仲昭的八閩通志卷八十七。八閩通志在本省無處物色，而圖書集成新元史蒙兀兒史記等書均作阿巫那，所以本文亦仍作阿巫那，以待將來的考證。

阿迷里丁既死，余黨扶信潛禍，逃福州去，林琪在興化勢成孤立，柳伯順又從永福山間鑽出來襲取興化縣。

至正謝必恭，他于至正十四年任仙遊縣尹，後來受亦思法抗兵的壓迫，退踞謝岩，還向仙遊縣二十六里人民，索取民租官賦。陳同曾向他借兵借餉，受其拒絕。至正二十二年五月間與伯順帶了一千余人，突至謝岩，毀其廬室，獲其妻孥財物，遂陷仙遊縣。必恭于這年十一月，下一年十二月兩次反攻失敗，被陳同拘禁在龍華寺，加以殺害。

這個時期燕只不花爲行省平章（普化帖木兒已于前年改任江南行台御史大夫——據元史順帝紀）。

蒙兀兒史記說，這個時期，賽甫丁又自泉航海襲陷福州，爲燕只不花所敗，率余衆還據泉州。與圖書集成所載，至正十七年，林琪到福州找賽甫丁，事實亦頗有出入。

賽甫丁敗后，分省長官，在短期間稍有一些權力，林琪受約束回到莆禧，陳同柳伯順亦有暫時的欽跡。

如上所述，是前期的亦思法抗兵亂，然而爲禍已經不少。圖書集成有下列一段記載：

「莆西百年文物郡，自陳從仁、林德隆作難，兵連不解，遂引異類，肆其慘毒，戕殺二萬余人，焚殺三四萬家，雖已解仇罷兵，而陳同猶据仙遊縣，柳伯順据興化縣，林琪、許瑛亦据有新安、合浦等十余里，分省所治，惟附郭數里而已。」

試引惠安盧琦中元回家拜祭家僕詩，亦可以看出當時的兵禍：

七月十五日正閏，中元遺俗每奉先。
亂后人家生事薄，遊兵過卒備喧闐。
山鄉路阻無紙錢，江村月落烹細鮮。
新魂舊魂百戰死，孤兒寡女雙淚漣。
陳生歸來石泉下，獨居一室如罨黔。

二親避世海中活，顧影百拜心悽然。
荷衣破碎暮雨急，遺骸滿野飛烏鳶。
蘭盆酒果誰復設，若敖之鬼號秋烟，
連兵構禍今未已，疲民重歎何敢言？
喜聞王師下閩海，廟堂元宰方籌邊。
下方野人日翹首，旄頭早落闕中天。①

詩中所謂喜聞王師下閩海，應該是指着燕只不花打敗賽甫丁，收復省會，然而還有兵禍未已的一句話，所以可斷定，盧琦所描寫的是前期的亦思法抗兵禍。

亦思法抗人雖然起了一次內亂，但並不因此而打消侵略的計劃。現在的主要角色阿巫那尤爲凶悍，命博拜（一作白牌）及大闢赴惠安寨找陳同，赴龍紀寺找柳伯順，陳柳聞風逃脫，又是人民遭殃。

阿巫那坐鎮泉州，還要控制興化，從至正二十三到二十六年追走三

個分省長官，鄭政、觀孫、帖木兒不花。

觀孫（蒙兀史記作孫觀）和阿巫那衝突兩次。

至正二十四年，奉行分省興泉提調市舶軍馬派員到泉要盤查錢糧，封存市舶庫，受阿巫那把制，既無法行使職權，又繼續受其侮辱，結果是罷官而去。

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，以皇儲命再來，觸忌于燕只不花，祇使攝分省事德安揣測，德安暗請泉州出面干涉。亦思法抗兵果然源源而來，連德安自己也站不住了。博拜縱兵劫掠，從涵江江口劫掠到宏路、蒜嶺，行省無法令其撤兵，最後還得由阿巫那下令，莆仙興三縣全落在他們手里。

林琪和柳伯順看出鵠蚌出持，漁人得利，乃化敵為友，乘博拜等出兵興化、仙遊二縣，急行攻入莆城，抓住了一個令散，在莆城殺掉，博拜等受了襲擊，暫退泉州，這是至正二十六年二月間事。

三月又傾巢而來，由興亭直向吳山，林琪力守礮前寨，林瑛以海師往來接應，阿巫那是市舶司提舉，在海上亦佔着優勢，林瑛全部在海上復歿，林琪只得棄寨即逃，全家被屠，屋宇營寨以及坟墓都燬為平地，新安、武盛、奉國、醴泉、合浦諸里（這就是說，今天的西埔、前社、邱山、何寨、笏石各區，自靈公五侯而南以至于平海、忠門兩半島）焚掠一空，死亡無數。

莆城又被柳伯順乘虛攻入，博拜、馬合謀、金阿里等趕緊回來，要掠奪城池。而行省參知政事陳友定，已奉到討捕番寇的命令，軍隊正在動員，柳伯順聽到這個消息，決心固守，得到了城中人民的擁護。

莆城只有字真門沒有亦思法抗兵，陳友定以兒子宗海為先鋒，從這里入城。第二天就從西南二門沖出，對方的刀牌弓箭長技來不及施展，數千人同日陣亡（蒙兀兒史記云盡戶千計）。博拜馬合謀、金阿里等無一幸免，殘兵逃竄者，除四裔外，都被當地農民用鋤頭木棍擊斃。

陳友定當天入城，令林琪帶水師，陳同、柳伯順，隨宗海由陸路南下，友定自為后繼，還沒有開到泉州，泉人已把阿巫那賽甫丁擒獻。經過的情形，見于乾隆晉江縣志陳駁、龔名安、金吉諧傳。②本文不妨從

略。

据吳文良先生的泉州宗教石刻，元末民族仇恨，迫使泉州人作排外運動，在泉州的色目人多遭驅殺。

据桑原鷺藏蒲壽庚考第五章引耳奈士的泉州古回回教徒考如下：

据年代紀所云，元末泉州之阿拉伯人（作者按：似應改作亦思法杭人）佔泉州市，但為期短促，后為支那官所服，餞加取締，故彼等之多數來泉州者暫止，可想見也。

總而言之，泉州的色目人聲勢已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。

這是后期的亦思法杭兵亂。

合前后兩期兵亂而觀之，從至正十七年起至二十六年止（1357—1366）十年之間，就郡城論，林德隆入城一次，柳伯順入城二次，亦思法杭軍隊入城三次，時間之久，戰區之廣，兵禍之烈，有過于峻都居城。

陳友定統一全閩，升為行省平章政事，以明溪驛卒，為元末統治者鎮壓農民起義，掃平亦思法杭兵亂，喪失了民族立場，以至于反抗明兵見殺。守興化的部將王思義不肯降明，奔往泉州，興化人民歡迎明兵入城，結束了蒙古的統治。②

從前流寓莆仙的人物林珙不知所終，柳伯順以觸忌陳友定見殺，③只剩一個陳同還要招集余部，佔据同安，為明泉州衛指揮僉事周淵所殺。④

關於莆中兵禍，本文根據圖書集成職方典興化府部紀事，僅僅畫出一個輪廓。桑原鷺藏的蒲壽庚考第五章說賽甫丁諸人事蹟，詳見八閩通志（黃仲昭著）卷八十七。圖書集成所載，可見是出于八閩通志，可惜在目前找不出這部書，只好留待將來增補。

再作一些補充如下：

王偉是宣德正統間莆人，其涵江送別詩開始鋪陳涵江盛時是「笙歌搖曳樹底間，甲弟巍峨空中起。」接着便說：「人事變更非昔時，荒烟落日青蘋悲。」豈不是反映涵江因為元末兵災而衰落，到宣德正統時（上距至正已數十年）社會經濟還沒有完全恢復？⑤

祠宇如義門林孝子祠，南山迤西的方氏孝祠，^⑦都淪為灰燼，佛寺如華嚴（在西門外鶴足峯）于至正二十六年火，妙應寺（西岩石室）于乙巳火，不妨斷為至正二十五年的乙巳。^⑧墳校如林氏九牧墓，亦毀于至正壬寅（二十二年）。^⑨

張琴「莆田縣志稿」山系志說：「南白沙有白云山，元末寇亂，里人在山上築寨自保，寨成而亂定，故名太平」。

足見兵禍亦入山區。

林文撰先考編修府君 廣志說其祖父晚年才得一子，丁元季寇發，攜引竄匿，備歷艱苦。^⑩

弘治府志林圭傳說：元季兵起，避難山中，祖母與伯兄俱歿，從父家大疫，圭照護病人，埋葬死者，毫無忌畏。^⑪

黃仲昭為鄭重光作宗湖壘記說，鄭氏世居桃源（今南壇），全盛時有三百余口，居第百余，其中有校勘鄭浦宅，雄敞冠于閩中。元季寇發，子姓還散，而其地遂墟。^⑫

諸溪黃氏族譜記載，元隱士千一公遷居述略云：千一公名松，兄弟五人，本居黃石附近之金墩。元季寇亂，松與弟侄各自逃生，最近的遷鄭塘，次則遷仙遊與太黃宅，甚至遠遷于晉江潘湖。松父子亦遷居泉州城內，后裔遂分居安海。只有一房不遷，然亦暫避晉溪祖居，至明興才歸金墩故宅。

由上面的一些例子，可以看見當時的諸鄉人民即幸而苟全，也是多麼流離顛沛。

為什麼以少數的異國人民能擾亂興泉至十年之久？

這是元代聯色目以制漢人的結果。泉州為當時世界最大的商港，往來波斯灣和「東海」間的海舶，最大的是中國船，而且是泉州或廣州自造的。泉州市舶司有270年的歷史，管理市舶，不但管理國際貿易，而且掌握海上的兵符。蒲壽庚在宋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，一旦降元，宋末君臣便不能在閩立足。蒲壽庚以出賣中國的功勳博得福建行省左丞，不但蔭及子孫，所有在泉的色目人都成為特殊階級。從元初至元末，市舶大約是色目人的專利品，阿剌那主市舶而兼為蒲家女婿。還有賽甫

丁再任義兵萬戶，海陸軍權，他們兼而有之。市舶在他們的手里，軍餉不愁無所出，所以當觀孫要封查市舶庫的時候，阿剌那一定要堅決反對。他們擁有這樣的實力和經濟基礎，又值中原多事之秋，怎麼不會想搞出割据局面？

如果福建無机可乘，也就罷了。恰好在蒙古統治階級間發生矛盾，有省憲構兵，恰好福建本地的封建勢力，又有林德隆與陳從仁、林珙與陳同的衝突不已。普化帖木兒也好，林珙也好，為着爭權利、報私仇，更不惜開門揖盜，亦思法抗野心家，才敢長驅直入，以至釀成莫大的巨禍，在敘述這一個歷史問題，可以算為愛國主義教育的一課。

註：①顧炎武：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6。

②周瑛黃仲昭弘治興化府志卷25郡祀志。

③同上志卷15學校。

④乾隆仙遊縣志卷10建置志二。

⑤同上志卷9建置志一。

⑥弘治興化府志凡例及明陳遷仙遊縣志序（載在乾隆仙遊縣志內）

⑦弘治興化府志卷26藝文志林文莆田城門重建記。

⑧周華：興化縣志卷1岩志及卷2寺志。

⑨桑原鷲藏：蒲壽庚考及張星烺泉州訪古記。

⑩元史卷10世祖本紀。

⑪明何喬遠閩書卷七。

⑫BROOKBALL ISLAM IN CHINA 中國與阿拉伯章。

⑬乾隆福建續志卷17。

⑭皇明世法錄卷81。

⑮元史卷63地理志西北地附錄；屠寄蒙兀兒史記卷130陳友定傳。

⑯據ENCYCLOPAEDIA BRITANICA VOLXXIII

及坂本健一：「外國人名地名辭典」亦思佛罕條。

⑪弘治興化府志藝文志。

⑫陶宗儀：輟耕錄。

⑬元史卷167王惲傳。

⑭乾隆惠安縣志卷七險寨。

⑮盧琦圭峯集尚存，此詩係自惠安縣續志卷十藝文下轉引。

⑯乾隆晉江縣志卷6官守志。

⑰同治福建通志卷267明外記。

⑱蒙古兒史記：陳友定傳。

⑲乾隆泉州府志卷31名宦周淵傳。

⑳鄒岳：莆陽文獻卷三。

㉑方尙祖：重建南山菴祠碑記。

㉒弘治興化府志卷54二氏志。

㉓見林氏族譜：林俊撰重修九牧墓記。

㉔林文：淡軒集補遺。

㉕弘治府志卷35儒林下林圭傳。

㉖黃仲昭：未軒集。